

# 三侠五义

(上)

#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主 编 寒 天

---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 
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.25 印张 968 .76 万字  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1 - 1000 册

---

ISBN 7 - 204 - 05471 - 7

定价:1352 .00 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《三侠五义》的故事可分为两大部分。前半部主要写众侠客协助包拯,审案平冤,除暴安良,以及与奸臣庞太师进行斗争;后半部则描写侠客义士之间的纠葛,以及他们帮助颜查散剪除襄阳王的党羽。从本质上讲,小说反映的善与恶、忠与奸的斗争,并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,仍是试图维护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,但是,通过这些斗争,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面给予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,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症候,是有一定帮助的。

《三侠五义》中最突出、最精彩的是大量的“侠义”描写。小说对“侠”的认识十分清醒。在结构安排上,作者也善于编织故事。整部书大关目包含小关目,若干小故事构成一个大情节,曲曲折折,环环相扣,悬念迭起,伏线四布,眉目清楚,十分紧凑,鲜明地体现出说书艺术的情节结构特点。

《三侠五义》的语言有形象性、绘声绘色,有平话习气,通俗易懂,生动逼真,保留着说唱语言的特色。在武技描写上比《水浒传》又进了一层,不再是只突出“力”和“勇”,而是重在“轻”和“快”,着眼点放在飞檐走壁的轻功和百步取人的暗器上,袖箭、飞刀、石子、神弹、各显奇能。

# 目 录

## 三侠五义(上)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六回 |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<br>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..... | ( 2 ) |
| 第二十七回 |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<br>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..... | ( 9 ) |
| 第二十八回 |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<br>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..... | (16)  |
| 第二十九回 |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<br>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..... | (23)  |
| 第三十回  |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<br>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..... | (29)  |
| 第三十一回 |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<br>钻天鼠夺鱼甘陪罪 ..... | (35)  |
| 第三十二回 |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<br>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..... | (42)  |
| 第三十三回 |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<br>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..... | (49)  |
| 第三十四回 |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<br>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..... | (56)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十五回 |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<br>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..... | (63)  |
| 第三十六回 | 园内赠金丫环丧命<br>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..... | (69)  |
| 第三十七回 |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<br>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..... | (75)  |
| 第三十八回 |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<br>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..... | (82)  |
| 第三十九回 |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<br>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..... | (89)  |
| 第四十回  |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<br>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..... | (96)  |
| 第四十一回 |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<br>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..... | (103) |
| 第四十二回 |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<br>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..... | (109) |
| 第四十三回 |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<br>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..... | (115) |
| 第四十四回 |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<br>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..... | (122) |
| 第四十五回 |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<br>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..... | (130) |
| 第四十六回 |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<br>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..... | (136) |
| 第四十七回 |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<br>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..... | (142)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十八回 |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<br>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..... | (150) |
| 第四十九回 |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<br>佛门递呈双乌告状 ..... | (156) |
| 第五十回  |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<br>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..... | (162) |
| 第五十一回 |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<br>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..... | (169) |
| 第五十二回 |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<br>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..... | (178) |
| 第五十三回 |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<br>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..... | (185) |
| 第五十四回 |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<br>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..... | (192) |
| 第五十五回 |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<br>设计谋夜投蚯蚓岭 ..... | (199) |
| 第五十六回 |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<br>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..... | (207) |
| 第五十七回 |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<br>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..... | (215) |

##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

且说四爷赵虎出了庙门，便将老道交与伴当，自己接过驴来。忽听后面妇人说道：“那南上坡站立那人，仿佛是害我之人。”紧行数步，口中说道：“何尝不是他！”一直跑至南上坡，在井边揪住那人，嚷道：“好李保呀！你将乐子勒死，你把我的四百两银子藏在哪儿？你趁早儿还我就完了。”只听那人说道：“你这妇人好生无理！我与你素不相识，谁又拿了你的银子咧？”妇人更发急，道：“你这个忘八日的！图财害命，你还和乐子闹这个腔儿呢！”赵爷听了，不容分说，使叫从人将拴老道的丝绦那一头儿，也把李保儿拴上，带着就走，径奔开封府而来。

此时祥符县因有状元范仲禹，他不敢质讯，亲将此案的人证解到开封府，略将大概情形回禀了包公。包公立刻升堂，先叫将范仲禹带上堂来，差役左右护持。只见范生到了公堂，嚷道：“好狗头们呀！你们打得老爷好！你们杀得老爷好！”说罢，拿着鞋就要打人。却是作公人手快，冷不防将他的朱履夺了过来。范仲禹便胡言乱语说将起来。公孙主簿在旁，看出他是气迷疯痰之症，便回了包公，必须用药调理于他。包公点头应允。叫差役押送至公孙先生那里去了。

包公又叫带上白雄来。白雄朝上跪倒。包公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做何生理？”白雄禀道：“小人白雄，在万全山西南八宝村居住，打猎为生。那日从虎口内救下小儿，细问姓名家乡

住处,才知是自己的外甥。因此细细盘问,说我姐夫乘驴而来,故此寻至东山口外,见小榆树拴着一花驴,小人以为是我姐夫骑来的。不料路上遇见个山西人,说此驴是他的,还和小人要他哥哥并银子,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。却见众人围着一人,这山西人一见说是他哥哥,向前相认。谁知他哥哥却是妇人的声音,不认他为兄弟,反将小人说是他的兄弟。求老爷与小人作主。”包公问道:“你姐夫叫什么名字?”白雄道:“小人姐夫叫范仲禹,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人氏。”包公听了,正与新科状元籍贯相同,点了点头,叫他且自下去。

带屈良上来。屈良跪下,禀道:“小人叫作屈良,哥哥叫屈申,在鼓楼大街开一座兴隆木厂。只因我哥哥带了四百两银子上万全山南批木料,去了一夜没有回来。是小人不放心,等城门开了,赶到东山口外,只见有个人拉着我哥哥的花驴。小人问他要驴,他不但不给驴,还和小人要他的什么姐夫,因此我二人去找地方,却见我哥哥在地下。不知他怎的改了形景,不认小人是他兄弟,反叫姓白的为兄弟。求老爷与我们明断明断。”包公问道:“你认明花驴是你的么?”屈良道:“怎的不认得呢!这个驴子有毛病儿,他见驴就追。”

包公叫他也暂且下去,叫把屈申带上来。左右便道:“带屈申!带屈申!”只见屈胡子却不动。差役只得近前说道:“大人叫你上堂呢!”只见他羞羞惭惭,扭扭捏捏,走上堂来,临跪时先用手扶地,仿佛袅娜的了不得。两边衙役看此光景,由不得要笑,又不敢笑。只听包公问道:“你被何人谋害,诉上来。”只见屈申禀道:“小妇人白玉莲。丈夫范仲禹,上京科考。小妇人同定丈夫来京,顺便探亲。就于场后带领孩儿金哥,前往万全山寻问我母亲住处。我丈夫便进山访问去了,我母子在

青石之上等候。忽然来了一只猛虎,将孩儿叼走。小妇人正在昏迷之际,只见一群人内有一官长,连忙说‘抢’,便将小妇人拉拽上马,到他家内,闭于楼中。是小妇人投环自尽。恍惚之间,觉得凉风透体。睁眼看时,见围绕多人,小妇人改变了这般模样。”

包公看他形景,听他言语,心中纳闷,便将屈良叫上堂来,问道:“你可认得他么?”屈良道:“是小人的哥哥。”又问屈申道:“你可认得他么?”屈申道:“小妇人并不认得他是什么人。”包公叫屈良下去,又将白雄叫上堂来,问道:“你可认得此人么?”白雄回道:“小人并不认得。”忽听屈申道:“我是你嫡亲姐姐,你如何不认得?岂有此理!”白雄惟有发怔而已。包公便知是魂错附了体了。只是如何办理呢?只得将他们俱各带下去。

只见楞爷赵虎上堂,便将跟了黑驴查看情形,述说了一遍。“所有一干人犯,俱各带到。”包公便叫将道士带上来。道士上堂跪下,禀道:“小道乃是给威烈侯看家庙的,姓叶名苦修。只因昨日侯爷府中抬了口薄皮材来,说是主管葛寿的母亲病故,叫小道即刻埋葬。小道因目下禁土,故叫他们将此棺放在后院里。”包公听了,道:“你这狗头满口胡说!此时是什么节气,竟敢妄言禁土!左右,掌嘴!”那道士忙了,道:“老爷不必动怒,小道实说,实说。因听见是主管的母亲,料他棺内必有首饰衣服。小道一时贪财心胜,故谎言禁土,以便撬开棺盖,得些东西。不料刚将棺盖开起,那妇人她就活了,把小道按住一顿好打。她却是一口的山西话,并且力量很大。小道又是怕又是急,无奈喊叫‘救人’,便见有人从墙外跳进来,就把小道拴了来了。”包公便叫他画了招,立刻出签,拿葛寿到

案。道士带下去。

叫带妇人。左右一叠连声道：“带妇人！带妇人！”那妇人却动也不动。还是差役上前，说道：“那妇人，老爷叫你上堂呢！”只听妇人道：“乐子是好朋友，谁是妇人？你不要玩笑呀！”差役道：“你如今是个妇人，谁和你玩笑呢！你且上堂说去。”妇人听了，便大叉步儿走上堂来，咕咚一声跪倒。包公道：“那妇人，你有何冤枉？诉上来。”妇人道：“我不是妇人，我名叫屈申。只因带着四百两银子到万全山批木头去，不想买卖不成。因回来晚咧，在道儿上见个没主儿的黑驴，又是四个牙儿，因此我就把我的花驴拴在小榆树儿上，我就骑了黑驴，以为是个便宜。谁知刮起大风来了，天又晚了，就在南坡上一个人家寻休儿。这个人名叫李保儿，他将我灌醉了，就把我勒死了。正在缓不过气来之时，忽见天光一亮，却是一个道士撬开棺盖。我也不知怎么跑到棺材里面去了。我又不见了四百两银子，因此我才把老道打了。不想刚出庙门，却见南坡上有个汲水的，就是害我的李保儿。我便将他揪住，一同拴了来了。我们山西人千乡百里，也非容易。乐子是要定了四百两银子咧！弄得我这个样儿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包公听了，叫把白雄带上来，道：“你可认的这个妇人么？”白雄一见，不觉失声道：“你不是我姐姐玉莲么？”刚要向前厮认，只听妇人道：“谁是姐姐？乐子是好朋友哇！”白雄听了，反倒吓了一跳。包公叫他下去。把屈良叫上来，问妇人道：“你可认得他么？”此话尚未说完，只听妇人说道：“哎哟！我的兄弟呀！你哥哥被人害了，千万想着咱们的银子要紧。”屈良道：“这是怎的了？我多久有这样儿的哥哥呢？包公吩咐一齐带下去，心中早已明白是男女二魂错附了体了。”

又叫带李保上堂来。包公一见正是逃走了恶奴，已往不究，单问他为何图财害命。李保到了此时，看见相爷的威严，又见身后包兴、李才俱是七品郎官的服色，自己悔恨无地，惟求速死，也不推辞，他便从实招认。包公叫他画了招，即差人前去起赃，并带李氏前来。

刚然去后，差人禀道：“葛寿拿到。”包公立刻吩咐带上堂来，问道：“昨日抬到你家主的家庙内那一口棺材，死的是什么人？”葛寿一闻此言，登时惊慌失色，道：“是小人的母亲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在侯爷府中当主管，自然是多年可靠之人。既是你母亲，为何用薄皮材盛殓？你即或不能，也当求求家主赏赐，竟是忍心，如此潦草完事，你也太不孝了！来！”有！拉下去，先打四十大板。”两旁一声答应，将葛寿重责四十，打得满地乱滚。包公又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葛寿道：“今年三十六岁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你母亲多大年纪了？”一句话问得他张口结舌，半天说道：“小人不……不记得了。”包公怒道：“满口胡说！天下哪有人不记得母亲岁数的道理！可见你心中无母，是个忤逆之子。来！”有！拉下去，再打四十大板。”葛寿听了，忙道：“相爷不必动怒，小人实说，实说。”包公道：“讲！”左右公人催促：“快讲！快讲！”恶奴到了此时，无可如何，只得说道：“回老爷，棺材里那个死人，小人却不认得。只因前日我们侯爷打围回来，在万全山看见一个妇人在那里啼哭，颇有姿色。旁边有个亲信之人，他叫刁三，就在侯爷跟前献勤，说了几句言语，便将那妇人抢到家中，闭于楼上，派了两仆妇劝慰于她。不想后来有个姓范的找他的妻子，也是刁三与侯爷定计，将姓范的请到书房好好看待，又应许给他找寻妻子。”包公便问道：“这刁三现在何处？”葛寿道：“就是那天夜里死的。”包公道：“想是

你与他有仇,将他谋害了。来!”有!”拉下去打。”葛寿着忙道:“小人不曾害他,是他自己死的。”包公道:“他如何自己死的呢?”葛寿道:“小人索性说了罢。因刁三与我们侯爷定计,将姓范的留在书房。到三更时分,刁三手持利刃,前往书房,杀姓范的去。等到五更未回。我们侯爷又派人去查看,不料刁三自不小心,被门槛子绊了一跤,手中刀正在咽喉穿透而死。我们侯爷便另差家丁一同来到书房,说姓范的无故谋杀家人,一顿乱棍就把他打死了。又用一个旧箱子将尸首装好,趁着天未亮,就抬出去抛于山中了。”包公道:“这妇人如何又死了呢?”葛寿道:“这妇人被仆妇丫环劝慰的,却应了。谁知她是假的,眼瞅不见,她就上了吊咧。我们侯爷一想,未能如意,枉自害了三条性命,因用棺木盛好女尸,假说是小人之母,抬往家庙埋葬。这是已往从前之事,小人不敢撒谎。”包公便叫他画了招,所有人犯从各寄监。惟白氏女身男魂,屈申男身女魂,只得在女牢分监,不准褻渎相戏。又派王朝、马汉前去,带领差役捉拿葛登云,务于明日当堂听审。分派已毕,退了堂,大家也就陆续散去。

此时惟有地方苦头儿最苦。自天亮时整整儿闹了一天,不但挨饿,他又看着两头驴,谁也不理他。此时有人来,他便搭讪着给人道辛苦,问:“相爷退堂了没有?”那人应道:“退了堂了。”他刚要提那驴子,那人便走了。一连问了多少人,谁也不理他,只急得抓耳挠腮,蜷声叹气。好不容易等着跟四爷的人出来,他便上前央求。跟四爷的人见他可怜,才叫他拉了驴到马号里去。偏偏的花驴又有毛病儿不走,还是跟四爷的人帮着他拉到号中,见了管号的交代明白,就在号里喂养,方叫地方回去,叫他明儿早早来听着。地方千恩万谢而去。

且说包公退堂用了饭，便在书房思索此案，明知是阴错阳差，却想不出如何办理的法子来。包兴见相爷双眉紧蹙，二目频翻，竟自出神，口中嘟嘟哝哝，说道：“阴错阳差，阴错阳差，这怎么办呢？”包兴不由地跪下，道：“此事据小人想来，非到阴阳宝殿查去不可。”包公问道：“这阴阳宝殿在于何处？”包兴道：“在阴司地府。”包公闻听，不由的大怒，断喝一声：“好狗才！为何满口胡说？”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

且说包公听见包兴说在阴司地府,便厉声道:“你这狗才,竟敢胡说!”包兴道:“小人如何敢胡说。只因小人去过,才知道的。”包公问道:“你几时去过?”包兴便将白家堡为游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,后来将此枕当堂呈缴,因相爷在三星镇歇马,小人就偷试此枕,到了阴阳宝殿,说小人冒充星主之名,被神赶了回来的话,说了一遍。包公听了“星主”二字,便想起:“当初审乌盆,后来又在玉宸宫审鬼冤魂,皆称我为星主。如此看来,竟有此意思。”便问:“此枕现在何处?”包兴道:“小人收藏。”连忙退出。不多时,将此枕捧来。包公见封固甚严,便叫:“打开我看。”包兴打开,双手捧至面前。包公细看了一回,仿佛一块朽木,上面有蝌蚪文字,却也不甚分明。包公看了,也不说用,也不说不用,只是点了点头。包兴早已心领神会,捧了仙枕,来到里面屋内,将帐钩挂起,把仙枕安放周正,回身出来,又递了一杯茶。包公坐了多时,便立起身来。包兴连忙执灯,引至屋内。包公见帐钩挂起,游仙枕已安放周正,暗暗合了心意,便上床和衣而卧。包兴放下帐子,将灯移出,寂寂无声,在外伺候。

包公虽然安歇,无奈心中有事,再也睡不着,不由翻身向里。头刚着枕,只觉自己在丹墀之上,见下面有二青衣牵着一匹黑马,鞍辔俱是黑的。忽听青衣说道:“请星主上马。”包公便上了马,一抖丝缰。谁知此马迅速如飞,耳内只听风响。又

见所过之地，俱是昏昏惨惨，虽然暗暗，瞧得却又真切。只见前面有座城池，双门紧闭，那马竟奔城门而来。包公心内着急，说是不好，必要碰上。一转瞬间，城门已过，进了个极大的衙门。到了丹墀，那马便不动了。只见有二个红、黑判官迎出来，说道：“星主升堂。”包公便下了马，步上丹墀，见大堂之上有匾，大书“阴阳宝殿”四字，又见公位桌椅等项俱是黑的。包公不暇细看，便入公座。只听红判官道：“星主必是为阴错阳差之事而来。”便递过一本册子。包公打开看时，上面却无一字。才待要问。只见黑判官将册子拿起，翻上数篇，便放在公案之上。包公仔细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着恭恭正正八句粗话，起首云：“原是丑与寅，用了卯与辰。上司多误事，因此错还魂。若要明此事，井中古镜存。临时滴血照，磕破中指痕。”当下包公看了，并无别的字迹。刚然要问，两判官拿了册子而去，那黑马也没有了。

包公一急，忽然惊醒了，叫人。包兴连忙移灯近前。包公问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包兴回道：“方交三鼓。”包公道：“取杯茶来。”忽见李才进来，禀道：“公孙主簿求见。”包公便下了床，包兴打帘，来至外面。只见公孙策参见，道：“范生之病，晚生已将他医好。”包公听了大悦，道：“先生用何方医治好的？”公孙回道：“用五木汤。”包公道：“何为五木汤？”公孙道：“用桑、榆、桃、槐、柳五木熬汤，放在浴盆之内，将他搭在盆上趁热烫洗；然后用被盖严，上露着面目，通身见汗为度。他的积痰阙血化开，心内便觉明白，现在惟有软弱而已。”包公听了，赞道：“先生真妙手奇方也！即烦先生，好好将他调理便了。”公孙领命，退出。

包兴递上茶来。包公便叫他进内取那面古镜，又叫李才

传外班在二堂伺候。包兴将镜取来。包公升了二堂,立刻将屈申并白氏带至二堂。此时包兴已将照胆镜悬挂起来,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,将中指磕破,把血滴在镜上,叫他们自己来照。屈申听了,咬破右手中指,以为不是自己指头,也不心疼,将血滴在镜上。白氏到了此时,也无可奈何,只得将左手中指咬破些须,把血也滴在镜上。只见血到镜面,滴溜溜乱转,将云翳俱各赶开,霎时光芒四射,照得二堂之上,人人二目难睁,个个心胆俱冷。包公吩咐男女二人,对镜细看。二人及至看时,一个是上吊,一个是被勒,正是那气堵咽喉、万箭攒心之时,那一番的难受,不觉气闷神昏,登时一齐跌倒。但见宝镜光芒渐收,众人打了个冷战,却仍是古镜一面。包公吩咐将古镜、游仙枕并古今盆,俱各交包兴好好收藏。再看他二人时,屈申动手动脚的,猛然把眼一睁,说道:“好李保呀!你偷我四百两银子,我和你要定咧!”说着话,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。想了多时,忽把自己下巴一摸,欢喜道:“唔!是咧,是咧,这可是我咧!”便向上叩头:“求大人与我判判。银子是四百两呢,不是玩的咧!”此时白氏已经苏醒过来,便觉羞容凄惨。包公吩咐将屈申交与外班房,将白氏交内茶房婆子好生看待。包公退堂,歇息。

至次日清晨起来,先叫包兴:“问问公孙先生,范生可以行动么?”去不多时,公孙便带领范生慢慢而来。到了书房,向前参见。叩谢大人再造之恩。包公连忙拦阻,道:“不可,不可。”看他形容虽然憔悴,却不是先前疯颠之状。包公大喜,吩咐看座。公孙策与范生俱告了坐。略述梗概。又告诉他妻子无恙,只管放心调养,叫他无事时将场内文字抄录出来,“待本阁具本题奏,保你不失状元就是了。”范生听了,更加欢喜,深深

地谢了。包公又嘱咐公孙,好好将他调理。二人辞了包公,出外面去了。

只见王朝、马汉进来,禀道:“葛登云今已拿到。”包公立刻升堂讯问。葛登云仗着势力人情,自己又是侯爷,就是满招了,谅包公也无可奈何。他便气昂昂的一一招认,毫无推辞。包公叫他画了招。相爷登时把黑脸沉下来,好不怕人,说了声,“请御刑!”王、马、张、赵早已请示明白了,请到御刑,抖去龙袱,却是虎头铡。此铡乃初次用,想不到拿葛登云开了张了。此时葛贼已经面如土色,后悔不来,竟死于铡下。又换狗头铡,将李保铡了。葛寿定了斩监候;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绞监候;叶道士盗尸,发往陕西延安府弃军;屈申、屈良当堂将银领去,因屈申贪便宜换驴,即将他的花驴入官。黑驴伸冤有功,奉官喂养。范生同定白氏玉莲当堂叩谢了包公,同白雄一齐到八宝村居住,养息身体,再行听旨。至于范生与儿子相会,白氏与母亲见面,自有一番悲痛欢喜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包公完结此案,次日即具劄奏明,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,已请御刑处死。并声明新科状元范仲禹因场后探亲,遭此冤枉,现今病未痊愈,恳恩展限十日,着一体金殿传胪、恩赐琼林筵宴。仁宗天子看了劄子,甚是欢喜,深嘉包公秉正除奸,俱各批了依议。又有个夹片,乃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因回籍祭祖,告假两个月,圣上也准了他的假。凡是包公所奏的,圣上无有不依从。真是君正臣良,太平景象。

且说南侠展爷既已告下假来,他便要起身。公孙策等给他饯行,又留住几日,才束装出了城门,到了幽僻之处,依然改作武生打扮,直奔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而来。到了门前,刚然击户,听得老仆在内说道:“我这门从无人敲打的。我不欠人